

和許進雄老師的二三事

Anecdotes of Professor James Chin-hsiung Hsu, in Memoriam

林宏佳 (Lin Horng-jia) *

民國 85 年我從臺大中文系夜間部畢業，同年許老師到系客座一年，我們正好錯過；到 88 年我終於考取中文所時，老師已經到系專任，因而分別修習了老師開設的「古文字學專題討論」、「甲骨學研究」，並承蒙老師同意擔任指導教授，於是得以開啟師生的緣份。

老師一生真誠待人，為了感念照顧自己、關愛自己的人，特別寫了自傳；言談及於屈萬里、史景成、李孝定、金祥恆、張秉權等諸位老師的關愛，總是充滿感恩的心情。我雖沒有什麼可以讓老師驕傲的成就，但也想記錄一些自己與老師互動的點滴，權作對老師的感謝。

老師是學者，對學術有嚴格的要求；但作為學生，接收到最多的卻是無限的支援與寬容。

對於學術，不管是對自己還是對學生，老師都有嚴格的標準。像甲骨斷代是老師一生的堅持，這樣的堅持除了來自於他到世界各地調查甲骨所得，同時也來自他對每個正反觀點的仔細思考。對於每篇討論斷代的論文，老師都會重新改寫成摘要，然後就其中有疑義的證據或觀點，隨時以加以補充，總計接近一百頁。平素看老師一講到甲骨斷代的問題，對各方證據完全信手拈來，這種了無滯礙的掌握，完全是建立在紮紮實實的基礎工作上的。

對於學生，老師雖然不要求我們將這份講義的內容都記下來，但早早言明期末考會選出十張拓片要求同學斷代並說明判斷理由。同學們雖然都覺壓力山大、目露

憂懼，但老師也未嘗讓步，因為在老師心中，這就是我們至少要達到的標準。

但在嚴格的要求之外，感受到更多的，是老師完全而無私的付出。修習「甲骨學研究」時，老師在第一堂課說的第一件事，不是說有什麼專長成就，或者學科概況、學習要領，而是在黑板上大大地寫下自己宿舍和辦公室的電話，還有自己什麼時候會在研究室。可以說，老師對於有學生願意找自己討論這件事，不只是歡迎，更加是期待。

開始上課後，老師以《甲骨學一百年》為教材，每位同學負責報告一章。因為前一年已經修習「古文字學專題討論」，為讓同學對甲骨學的既有研究成果有概括式的認識，因此指定由我先報告第十章。為準備報告，我在第十研究室查找了整晚的資料。那時剛接觸甲骨學，急就一晚其實也做不出什麼有品質的報告；但老師因為十室內有許多甲骨方面的書籍，就直接把研究室的鑰匙交給我了。對他來說，個人的研究室也是學術研究的公物，只要有助於學術研究，就可以提供給需要的人，完全不計較這個人有沒有能力。

開始撰寫碩士論文時，每週和老師見面一次。我是以《說文》第一卷的字頭為對象一路寫下去，寫完後就寄給老師，老師閱讀後，即在有意見處寫上眉批。碰面時，老師會就眉批處仔細申述自己的看法，我則根據眉批中的意見，回去修改；如果想法和老師不同，便會在修改稿中試著說明自己的想法。如果老師覺得我

* 作者現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。

的想法也不無道理，那部分就算完成；如果老師仍不贊成，則會再就我提出的理由說明他的看法。如是進行，我的碩士論文光是在撰寫階段，老師從初稿到完稿，基本上就仔細地看過至少兩次。而且，現在想起來，當時實在非常不懂事：要請老師看的論文既沒有自己印出來，論文中有修改的部分，也沒有另外標示。因此老師每次看我的論文，都得自己印出來；看的如果是修改稿，也得從頭到尾重新看過，平白消耗許多時間，實在慚愧。特別是自己現在也指導了一些研究生之後，對於老師當年閱讀論文時的用心仔細，就更加無地自容了。

老師在自傳裏提到，屈萬里先生絕對容忍不同意見的提出，其實老師自己也是如此。在博論決定題目後、開始蒐集資料時，發現自己對「微」字的看法，與老師的設想有很大的不同，因此就將意見寫下來請教老師；博論中甚至還專門設立一個小節說明我不贊成老師的哪些解釋。從結論上而言，老師對我說的雖不以為然，但對於過程如何論述，還是提供許多寫作上的建議，偶而甚至還會稱許「這條反證不錯！」當然，我也希望自己能提出一些說法補充老師的解釋，如過去對「肇」字取象的解釋其實有些問題，老師認為「肇」字取象於以礪石磨銳刀刃的看法雖有道理卻很少被徵引，因此撰寫〈甲骨「肇」字形義新探〉，希望至少能提高老師的觀點的能見度。

開始撰寫博士論文後，我的身體莫名地陷入無法寫作的狀態。題目雖然早已決定，但只要開始寫作，至多一小時，從肩膀開始的痠痛就會開始蔓延，沿著脖子、耳朵一路向上，終至整個大腦都被痠痛感佔滿，完全無法思考。此時只能閉眼休息、再熱敷至少半小時才能緩解。待緩解後，若開始撰寫論文，就又回到一小時以內肩膀開始痠痛的狀態，如是循環。因為思考一直不能連貫，論文的品質當然不合乎老師的標準。但老師不但沒對我說過什麼指責的話，甚至到口考時，還誠摯地代我向口考委員們致歉。明明是學生自己不爭氣，卻讓老師替我道歉，這是我對不起老師的地方。

我的博論雖然不甚了了，但也受到老師同樣的照顧。《中國古代社會》是老師根據自己在博物館工作的

經驗，為授課之用而撰寫的。由於課程廣受學生喜愛，後來也集結出版。此書不但在學術界有很高的評價，對一般民眾也具有很高的吸引力，乃是老師的暢銷作品。在出版簡體字版時，老師也特別在〈序〉中注明我的名字，希望自己的學生有被看見的機會。後來，如果老師覺得我的觀點有可取之處，也樂意採用。如我撰寫〈為「弘」字覆議〉時，提出甲骨的可釋為「強」，老師在夢中竟就以此字形容朋友的散文和短詩，還與朋友們分享了此事，間接促成老師的網路站台「殷墟書卷」的成立。

老師常說自己很懶，當初連申請獎學金的申請書都是金祥恆先生幫忙送的，但他從不吩咐我幫他做任何事——連到圖書館借還書都沒有。唯一的一次，是因為要出版自選的甲骨拓片用作教材，需要上面幫每條卜辭加註①②③之類的編號，而這類加圈的特殊符號無法打字，不知如何操作，實在不得已只好請我幫忙。其實，《論語》上說：「有事弟子服其勞」，幫老師做些事與其說是指使，不如說是認可，我也希望自己是個老師有所吩咐的弟子啊！

開始教職之後，和老師碰面的機會大多是在雄風宴上。雄風宴也是老師展示各式裝備時候，不管是最近的i-Pad、可折疊手機或傳導式耳機，只要用來順心如意，老師就會帶來跟大家宣傳，樂在其中。同門們雖然戲稱這是勸敗宴，但老師也是透過這個方式讓我們知道，他的生活無虞，自在平安吧！



許老師認真詳解藍芽太陽眼鏡的優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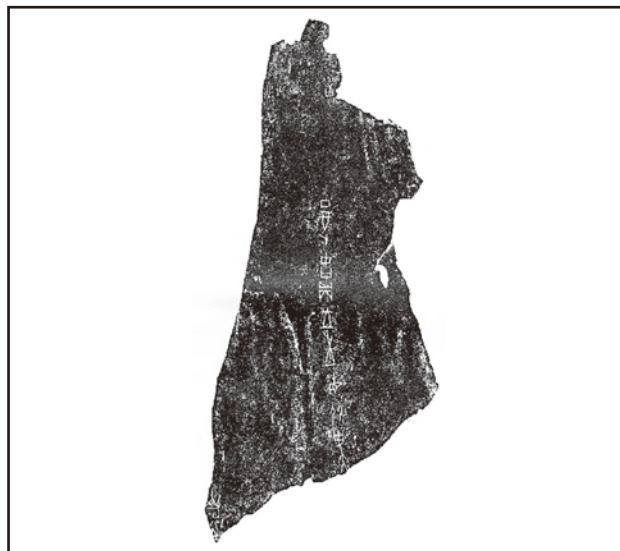
老師雖然不時提及和師母的感情有變，但師母的健康不理想、需要有人照顧時，老師就從加拿大把師母接到臺灣，常相陪伴。那段時間老師和師母總是一起出現，有次聚會我提早到，只有我們三人，彼此還沒開口時，師母就對著老師說道「平常不是話很多嗎？怎麼不說了？」老師和我相視而笑，也就開始聊起天來了。我想，師母是因為我們都沒說話，想要插點話炒熱氣氛，所以就拿老師當調侃的對象了；師母對老師，應該還是很在乎的吧！師母過世後，老師言談間很少提到師母，但在老師決定回加拿大終老時，則把當初去加拿大拓印甲骨前，請師母剪下自己頭髮做成的撲打的工具交給我保管。這些工具老師特別從加拿大帶回臺灣，又一直留在身邊，這正是老師對師母無聲的綿綿情意吧！



許老師用的拓印工具和師母用自己頭髮製作的撲打工具

在退休後，老師將重心放在推廣學術，因此沒有撰寫學術論文，但完全不影響老師對學術的嚴謹。老師是第一位針對鑽鑿做專門研究的學者，鑽鑿還被張光直先生稱許為第十一個標準。雖說老師對聲名視如浮雲，但對自己根據證據提出的主張，信仰仍是堅如磐石。有次我受陳煒舜兄囑託，對老師進行一場訪談。訪談中言及周忠兵也重新就卡內基博物館所藏甲骨的鑽鑿做了研究，對《甲骨文合集》5116 的判斷和老師不同。老師一看圖版立刻就指出 5116 拓片上看似鑽鑿的部分應該是骨面破裂所致，位置也不在骨面的中下部分，因此不構成反證，¹ 完全可以看出老師對材料的熟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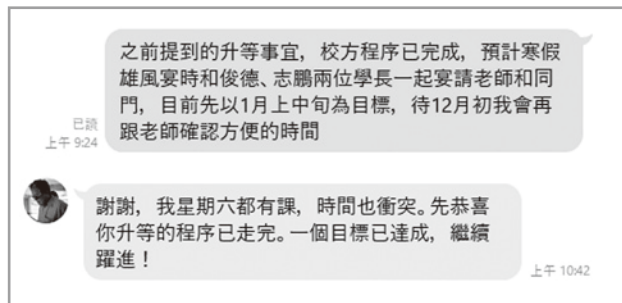
老師的生活單純，很容易滿足。講到新店市場內的



5116 拓片

野味，肉質軟嫩，對牙口不佳的老人何其適合，一邊講述時一邊露出嚮往的表情，完全陶醉其中；談到在加拿大自己煎早餐的培根，如何掌握火候，其香其焦才能恰到好處，對滋味的形容也是聞之令人生涎。所謂幸福，也就是如此了吧！

老師一生不忤不求，除了在學術求真，在生活中都無所爭。從臺大退休後到世新服務，名義上雖已不是導師，但每學期還是找我們過去聚餐，讓我們打打牙祭；但在我們各自找到教職後，平時聚餐都堅持不讓我們請客。我升等通過後，好不容易有個口實，希望和俊德、志鵬兩位學長一起請老師和同門們聚餐，老師欣然同意，還初步約定了舉辦的時間。當時哪裏想得到，這竟是和老師最後的一封信！



筆者與許老師最後的一封信

1 訪談見：〈蹊徑別開承絕學，邇世無悶素心人——許進雄教授訪談錄〉，《華人文化研究》8: 2 (2020.12): 275-286。